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

四



新刊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九

唐文

殿中少監馬君墓銘

韓昌黎

叙事有法辭極簡嚴而意味深長結尾絕佳感慨傷悼之情見於言外三世皆有舊故其言如此退之所作墓誌最多篇篇各有體製未嘗相襲

尊之不書各人名字並人所皆知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歲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莫補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物有已許多務分明如三畫傳有本經堂幼子娟於緣切好靜秀雅環瑜珥仍吏切蘭茁鄒滑切其牙

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即分司東都而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老先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

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祭柳子厚文

韓昌黎

雖尊稱子厚而中含不滿之意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有死我又何嗟人之  
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  
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  
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佩瓊琚大放  
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  
為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閉子之文章而不用  
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斥不復羣  
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  
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  
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  
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天心以辭嗚  
呼哀哉

送孟東野序

韓昌黎

曲盡文字變態之妙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  
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  
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  
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于口而為  
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揮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

嗚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

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

之鳴其在於庸庸各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藝

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要之時五子以其歌

鳴伊尹鳴教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

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志大而遠博曰天將以夫

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

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

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

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

之與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

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

鳴其言清以淳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

其為言也辭雜而冗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

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

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

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

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

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劣

賦其身思愁其心傷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

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憚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昌黎

一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閑居人一節是形容奔走向候人却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一句上終篇全本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其實非李愿言此又別是一格式

大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

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声昭于時坐

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旌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

而不煩曲眉豐頰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

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為也吾非

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

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

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於前孰

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

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  
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  
途足將進而越趨口將言而噤嚙欲穢而不羞觸刑辟  
而誅戮僥倖於万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  
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  
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練而曲如往  
而復嗟盤之樂方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道藏  
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  
笑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鰐魚文

韓昌黎

辭嚴義正真可以感動鰐魚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網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為  
民害者驅而出之秋論漢文下其使余列山澤殿來四海之外及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  
漢之間尚皆弃之以與蠻夷楚越東漢同語况嶺海之間去京師  
万里哉鰐魚之涵淹知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  
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抚而有之况禹跡  
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吏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  
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鰐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  
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鰐魚睥然不安  
溪潭掘食民畜能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与  
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鰐魚低首

下心似仙現現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  
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鯨魚特鯨魚有知其聽刺  
史言湖之則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蛟鯨之細無不容  
歸以生以養也鯨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鯨魚約盡三日  
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  
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終不  
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鯨魚真頑不靈刺史雖  
有言不聞不知也夫敷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  
避之與真頑不靈為民物害者皆司馬相如鯨魚則選材技  
史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鯨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柳州羅池廟碑

韓昌黎

叙事有倫句法矯健中含譏諷之意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其民動  
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珍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  
哉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  
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  
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  
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  
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繁修  
猪羊鴨雞肥大蓄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婚娶葬送各  
有條法出相年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和質以  
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案國之故以備除本惡集



師之大脩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  
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  
謂曰吾奔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  
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  
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  
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侮慢  
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  
來京師取書其事于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  
動禍福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侯  
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

廟慰我民兮不頌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注樹團團

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

與飛此句法易妙前年以為北方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

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

統徐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兮欽于出也

平淮西碑

韓昌黎

布置回護叙事有法

又批云看他抑揚起伏鋪張回護布置收拾

之法當與元和聖德詩並者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  
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  
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元宗受報收功  
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藥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  
勤以容大厯適去稂莠不熻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  
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  
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  
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  
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遠定易定致魏  
博具衛置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  
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  
稟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外臣皆  
曰蔡師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  
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  
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  
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  
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師維是河東魏博邵陽三軍  
之任行者汝皆將之曰重統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  
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  
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西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

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勳汝帥唐鄧各以其  
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  
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度都統討軍  
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  
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  
斧通天御帶衛卒二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  
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聞士大夫戰  
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  
北接戰之時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  
東南八戰降卒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  
十餘遇降萬二十勳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  
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帥都統弘責戰益急  
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及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  
申勳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  
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  
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齊功師還之  
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  
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於京師冊功弘加侍中  
勳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武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  
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  
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  
而以其副勳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俞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  
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回聖不宥屢與師征  
有不能尅蓋成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  
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行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虎斬吳蜀  
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惟蔡不順自以為強  
提兵斗謹啟事故帝始舍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由驚京師群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及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胤  
懋武古通威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棄廢數倍之常兵洄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  
蔡卒大窘前之邵陵郾城乘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頌頌蔡城其疆十里虎入而有  
莫不頌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鼻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  
船粟 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  
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還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覓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奔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莫恃其告而長而久而兄奔走借來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邠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前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張中丞傳後序

韓昌黎

反覆攻擊然後己之說伸而人之說廢此論難折服格

愈與吾師張籍聞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

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關者不為詳述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一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為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棟援不至而賊未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

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廵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延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或如廵遠之所成就如是卓々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道焉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弃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此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州問親祭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々說廵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廵遠之声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且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余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墮半筈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

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即牽去斬之又降霽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其起事嵩嘗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功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少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又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尽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試無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應口

誦無疑嵩從巡又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有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僮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乱陽如平常遠寬辱長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為兄死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唐故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

韓文公

前面二百餘字丁寧反覆委蛇曲折讀之使

人感動以其人無事業可紀載故其体如此  
退之前後銘墓多矣而面子个个不同此類  
可見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  
氏也妾夫嘗語妾云吾嘗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  
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遇盜  
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  
敢以其稚子沐兒見先生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  
求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若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  
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  
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此

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  
愈既哭平即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  
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為官沐宋間君嘗讀書為文辭  
有氣有文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  
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  
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  
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關刺史攝絳  
州事能開朝廷元和四年秋方字有東有事適東方既還  
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庚  
午葬于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  
父冰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沐也是為



汪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

唐文

進學解

韓昌黎

設為師弟子詰難之詞以伸其已意機軸自揚雄解嘲班固賓戲來

設為國子先生國子先生晨入大學招諸生立館下講之曰業精乎勤

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

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

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

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毋患有

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

先生于茲有時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

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矻矻一作兀以窮年

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瓶丁札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刊

切罅滿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

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一有字勞矣

沉浸醲醑一作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畫兩家上規姚

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倍屈聳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大史所錄子雲相如同

工異曲先生之於文補作可謂閎其中而肆於外矣少

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一作且宜先生之

六為一字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

於友踐前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一作竄南亮三

年博士冗不見治評命與仇謀其敗幾時冬暖而兕號

寒年登而妻啼既頤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不反

致人為先生曰子來前夫大木為采音細木為楠櫛

櫪侏儒根間居榷各得其施一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

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

畜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

為妍卓犖一作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一作宰相之方

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苟卿

守正一作大論一作以具迷謔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

者吐辭為經幸足為法絕類離倫入聖域其遇於世

何如也今先生李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評

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

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

而食踵常途之役役一作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

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一作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

痺音忘已量之所稱去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詭匠氏

之不以材為楹而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術苓也

上張僕射第二書

韓昌黎

不深排痛抵而微諷諭之詞意婉切讀之者

自是感動比之子厚李睦州服氣書便屬聲色矣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為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也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人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熾作身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墜作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墜作之憂避能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有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即作懸垂於胃臆一作之間而

毛穎傳

筆事收拾得尺善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贊尤高古是李史記文字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莛明眎佐禹理東方土養万物有  
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  
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魏世傳當  
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怕娥騎蟾蜍  
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  
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從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  
皇時家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獵以懼楚召左庶長  
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者  
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  
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  
圍毛氏之族拔其髦載穎而歸獻俘于臺宮聚其族  
而如東縛焉秦皇帝使行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  
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讓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  
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歷方族氏山經  
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丘老子外  
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而井貨  
多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親切及大子扶蘇胡亥丞相斯  
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受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  
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  
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  
上親中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挑  
燭者常侍上休方能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

褚先生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借上召顯三人者不待  
詔拔與往上来嘗惟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  
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著書不能稱上意上嘻笑  
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今不中書  
耶對曰臣所謂尽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  
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  
父祖業大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  
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出中山  
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  
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諸管城世  
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諡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

滅諸侯諡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歐陽生哀辭

韓昌黎

嘗死於京師而不在父母之旁未必免於或  
者之疑父母不得見其死則哀之深故此文  
多是推原詹之本心且言詹之心即父母之  
意紆餘曲折曲及其妙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比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  
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  
秀民通文書更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  
宰相常表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衣以文辭進有  
名於時又作太史臨莅其民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

辭為親與之為客主人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

幾皆化一作翕然詹子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

服聞越之人率進上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

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聞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以貞

元三年余始至京師率進士間一作詹名尤甚八年春

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

在京師他處不見詹又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它時

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又然

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

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疑疑然其燕私善謹以

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喜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

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

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率余為博士會監有獄

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

呼詹兮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

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

母之心亦肯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

師雖有離愛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

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

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余

故作哀辭以舒予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哀

悲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  
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  
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  
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  
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  
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  
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  
以尉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  
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  
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仇喜古文以吾所

為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  
堅凡愈之為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  
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  
文耳雖然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  
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  
志乎古者也古之道言其與譽之公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  
曰退之文可知知譽之為人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送窮文

韓昌黎

前面許多鋪陳布置結果收拾盡在後面看  
到後面方知前面盡是戲言然則退之此文  
非是送窮乃是固窮機軸之妙熟讀方見進

學解是設為師弟子問難之詞此是設為人

鬼問難之詞可以參觀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一本云使星結柳作

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糗張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揖窮

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途躬具船

與車備載糗糧日吉辰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

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

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

音聲若嘯若啼若呼覓歛切勿嘍嘍毛髮盡豎竦有縮

頸疑有而無父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

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

亦退之自謂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

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名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蒸

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

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

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糗可捐單獨

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

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

也耶子之朋儔非三非四非六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

張私立名字挨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克

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其一名曰智窮矯矯亢

亢心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



與名摘扶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  
專一能恠恠竒竒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  
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  
窮磨肌戛骨吐心肝企足以待實我離冤凡此五鬼  
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  
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  
與張眼吐舌跳跟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  
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今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  
其以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  
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飲於肥甘慕彼  
糠粃天下知子誰過於子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子不  
信請從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  
延之卜座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愈

以周公與當時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緩  
急居然可見雖是退之切於求進然理亦如此  
愈聞周公之爲輔相有其字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  
一沐三握其髮一作洗當是時天下之才賢皆已舉用姦邪讒  
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有字在荒  
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  
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  
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已得宜休

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  
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  
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  
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  
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  
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員成王託周公之意不  
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  
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  
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  
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  
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卒用行邪讒佞欺員之徒豈

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  
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  
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  
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  
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聖  
盛德至一作如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  
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  
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  
十餘日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閤人辭焉惟  
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一有閣下其亦察之六字古  
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篋然所以重於自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一

唐文

與孟簡尚書書

韓昌黎

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子亦是自推尊

文字抑揚格

此一篇須有大開闔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無奉釋氏者此傳之者無  
訂四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  
地無所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一作日實  
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  
要且自一無習中無滯礙一無自習中無滯礙以為難得  
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

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

之禱久矣詞意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其在

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

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

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

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

禍福一作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

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設兩端小人邪若君子也必

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

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

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

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傷

則之墨揚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一五此六字聖賢之道不明則

三綱淪而九法斁音倫也禮樂崩而夷狄橫下孟子

幾何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

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揚墨

行正道廢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

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

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

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

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下守分離乖隔

不合不公一帝二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

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莫

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

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

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

於千百安在其能廓知也然向荷無字孟氏則皆服左

莊而三保離上言日朱南後後語矣故俞當推尊

子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

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

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

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揚墨韓愈

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

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目見其身之  
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相傳雖滅死萬  
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  
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滉音滉雖隻指教不知果  
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  
死罪

燕喜亭記

韓昌黎

看他規模布置前後節級相承處可與戴氏  
堂比並看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  
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葦葦壤焚禱翳却立  
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音佛之无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  
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  
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蔽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  
之其丘曰侯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侯德之道也  
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  
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  
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  
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  
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曾侯燕喜者頌  
也於是州民之聞者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

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  
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  
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湍臨  
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  
行衡山之下躡鄒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  
詭之觀宜其於山水歛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  
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  
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  
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送石洪處士序

韓昌黎

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轉

祝辭有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中間一聯  
用三句譬喻意聯屬而語不重疊後山作參  
寥序用此格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  
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  
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箸人與  
之錢則辭謂與出游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  
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  
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  
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  
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

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興殲亡吾所憂地關輸之塗治法征謀自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變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譚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諛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云

答李翊書

韓昌黎

呂居仁說退之答李翊書最見為文養氣妙

李生足下生之書辭其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下其高者也烏足



以知是非取... 言之生所謂立言者  
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 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  
斷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 至於古之立言者耶斷勝  
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斷至於  
占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誇其勢利養其根而俟  
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無遂膏之法者其  
光燁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其心之所爲不  
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  
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焉若忘行若遺  
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  
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  
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  
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  
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主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  
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譽之則心以爲憂以其猶有  
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  
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  
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  
之源無迷其塗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乎  
物也水大而物之亨者小六畢氣水也言乎通氣之與言猶是也氣  
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出其自也如是其敢自謂  
幾於成乎雖然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

人者其肖於器則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  
歟心有道行已有以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  
文而為後世法如其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  
乎古者希矣志乎士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補其  
人所以勸之非敢傷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  
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江齋先生撰註樂古文卷一

人者其肖於器則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  
歟心有道行已有以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  
文而為後世法如其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  
乎古者希矣志乎士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補其  
人所以勸之非敢傷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  
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二

唐文

東池戴氏堂記

柳子厚

脉絡相生節奏相應無一字放過此文如引  
繩貫珠循環之無端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  
如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而豐約不差毫  
厘池因堂而勝堂因人而勝戴氏之父子人  
物又因子厚之文而勝使無子厚大手筆為  
之發揮則戴氏亦一錄錄人爾况其池與堂  
乎當如此者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

音鹿

距其涯垣

音遲

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出者水縈之

若玦

音古穴切

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適者

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

音非焦切

國戴氏曰簡為堂

而今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

音戶黠切

縻檻與

波上下就之顛倒焉物遠廓眇忽樹之松栢於楮

之菱

音力膺切

芡

音巨險切

芙蓉鬱然而陰繁然而蒙凡觀望

浮遊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常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

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

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

音側羊切

文莫不

摠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

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

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闊而廣堂不  
待飾而已矣大也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  
朋徒據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此高文且益峻道宜  
益懋交相贊者也既頌其內又歸于時吾懼其難出之  
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劉渾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  
授之得其人豈非勳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  
德不可以不記

捕蛇考說

柳子厚

犯死捕蛇乃以為幸更復獲賊反以為不幸  
此豈人之情也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此文  
抑揚起伏死轉幹旋含無限悲傷悽惋之態

若轉以正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嚙人無禦

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擊城間綠跳城跳

也脚瘦漏音禱音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

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求之人爭奔走焉有

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

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

者余恻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

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

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

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

矣而鄉鄰之生日蹙蹙音單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

而轉徙飢渴而頽路音匍也觸風雨犯寒暑呼嗚毒蠹往

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乃黨切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

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

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瀟蛇獨存悒

悒音吏之來吾鄉叫囂虛矯切乎東西隣突池沒乎南北

譁音此然而駭者駭音此雖雞狗不得食焉吾恂恂而起

視其正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

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

儻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

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以蔣氏觀之猶信

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此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

觀人風者得焉

愚溪詩序

柳子厚

只一箇愚字旁引曲取橫說豎說更無窮已

宛轉舒餘會意深遠自不愚而入於愚自愚

而終於不愚憂憂而不可詰此文字妙處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

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

溪余以愚觸罪諱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

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

者猶斷二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  
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  
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山也合流  
屈曲而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  
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  
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  
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  
多坳澗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  
雲雨一無以利物而滴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一  
也審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  
如愚魯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  
於理悖於道又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  
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  
萬類清以養秀微銷焉金石能使愚者喜笑者慕樂而不  
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  
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  
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  
愚詩紀于溪石上

種樹郭橐駝傳

柳子厚

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  
妙非特為種植作也與捕蛇說同一機括

郭橐駝上音托下音陀不知始何名病偃偻也隆然伏行

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

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

馳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

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審他

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知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

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

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繁欲密既

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能也若予其置也若弃

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亦有能

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

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

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

無已去而復顧而其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

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

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卜理非吾

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

禍日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勸爾植督爾獲蚤早

繰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且殫殫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

何以審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

亦有類乎問者喜一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

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梓人傳

柳宗厚

東萊批抹盡之

抑揚好一節應一節

規模從呂氏春秋來但他人不曾讀故不能  
用且不知子厚來與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敘事廣宇作作櫛

坳逆而與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得好龔斷轄之

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

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官府

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

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

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文抄委羣

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執

引右執杖而中如馮見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率揮其杖

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

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

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文抄畫宮於堵盈尺而曲

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

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某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

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

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用者歟吾聞勞心者役

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

也



其智有歟是足為佐天子相謂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

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

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

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應聖則其村相常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

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史又其下有書夫

版尹以就役焉獮農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

子相天下者率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紀綱而盈縮焉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獮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

深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

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

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音齧也能不

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

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

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率首而望曰吾相

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

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

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

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洛勤為公簿書

為事術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

听音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也

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真尋引之短長

始者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  
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僅或  
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  
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  
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  
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鄒鄒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  
卷其術默其智攸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  
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  
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  
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直勢者今謂之都料  
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封建論

柳子厚

以封建為不得已以秦為公天下之制皆非  
正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證佐其詳然皆  
有說以破之但文字絕好所謂強辭奪正理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  
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  
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  
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其生人之  
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也萬  
物皆生草木榛榛側倪鹿豕狂狂音人不能搏音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知有言必將假物以為

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

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

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

之分其爭必大六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

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

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

其對於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

有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

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

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有方伯連率而後

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

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也元

弛遠矣及周一作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

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備運而輻音

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軒音干城然而降于

夷王害礼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

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音侯之嗣陵夷迄於

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

有之射王中有者有之伐凡伯誅音長弘者有之天

下垂盤音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徙建空名

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音切尾

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吞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珍

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教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誦成之徒國視而合從予容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一作不暇因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敵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平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

以明矣繼漢而帝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唐割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曰封建者必以私其士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近其秩而已何能治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讀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其一無其字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不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側目失在於

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與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沒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音集藉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年之笑夕受而不法朝序之笑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遣而導之拜受而退己違矣下

令而削之締子計切又田黎切並結不解交合一作約從之謀周於同

列則相顧裂眦音削皆同勃然四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

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往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以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一作故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馬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馬資以勝殷武

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以不  
得已也夫不得已從不得已三字綴下來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  
備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  
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  
天下論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  
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矣夫封建者繼世  
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  
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  
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各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  
立於天下非封建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此乎吾  
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十二



